

劔

筭

劔筴第十六卷

藥獻篇凡三十九事

下車免劔

直對劔

授書伏劔

劔譬射

劔學

劔無足

劍斷旗

吹劍

鵠籠思劍

劍譬士

西閭驗劍

劍長人短

罪劍非攻國

去琴按劍

舞劍還齊凡

喜劍

搗劍

晉劍緩楚人

劍耨

犯劍咸陽宮

漏月劍

劍喻客

劍
說劍歸漢

舞劍請爲歌

幸脫劍

劍賤侯

劍肉

借尚方斬馬劍

礪劍不斷髮

陳劍言

提劍起義兵

恐劍

劍斷豕

詠劍

說劍鎮常山

劍入椒殿

鷓九劍

劔筴第十六卷

明甄閔錢希言撰輯

華亭俞廷謬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藥獻篇

韓子曰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諷亦藥也抑東方生謬諫之義乎

筴曰聖王有言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
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進
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啟沃
漸漬匡抔補導斯皆古者臣鄰之義焉
至于言之者無辜而聞之者足以戒聖

人亦曰吾從于諷矇瞽之誦又可少哉
紛紛帶劔入朝豈無磨礪其君之思然
嬰鱗者不過數人何寥寥不概見乎將
微腹背之毛多于羽翮之美邪其以劔
諷者亦皆辨智從橫辭令捷給開說左
右有所發明雖舌鋒如楚龍淵尚亦思
警覺曉寤而不自同于街沽者也易曰
納約自牖筵藥獻

下車免劔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

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啣耳子今不正轡
啣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者
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何食肉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等之藿食者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埜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
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
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劉向
說苑

直對劔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
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
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
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

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
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
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
于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衽懷非文也凡
爲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
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
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劉向
新序

授書伏劔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干曲梁

行陳次

魏絳戮

其僕

僕御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

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
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臯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

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

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

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爲

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舉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于無所逃舉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舉

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

用鉞斬揚于之僕

臣之舉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於司寇

致尸于司寇使戮之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

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必為重過

敢以

為請

請使無必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及殺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故特為設

禮食音嗣又

如字左傳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于亂行于屈梁

川志

卷二十一、樂賦

二

琴瑟章

揚干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

僕御也

公謂

羊舌赤

赤羊舌織之子

曰寡人屬諸侯

屬會也

魏絳

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

戮辱爲我執之勿得失也

赤對

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辜不避刑

其將來辭

陳其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而伏劔

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

士魴張老交止之

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

責

於揚干

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徇中軍之司馬

目前日也
扭正也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

順順

軍事

有死無犯爲敬

有死其事無犯

君合諸侯

其令是爲敬命

臣敢不敬

敢不敬
奉其職

君不說請死之

請就

公

跣而出

跣徒
是也

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及役

與之禮食

會盟而及禮食
公食大夫之禮

今之佐新軍

上

曰以勳綏爲不犯使
佐新軍是也

晉語

劔警射

訓經

卷七

藥獻

六至八

翠履草字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冀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斝四指如斷

原缺

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
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
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劉向
新序

吹劔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
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

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

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劍筴

卷十六

藥獻

士

翠福草堂

三十五

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也也吹劔首者映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莊子

鵠籠思劔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

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劔刎頭腐肉暴骨於中墊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願獻于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
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
乎遂出不反

說苑

劔譬士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
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
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
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
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
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
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
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
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
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

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于將用
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
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

外傳

西閭喻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
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
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幾河中流而溺

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
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曾不如瓦磚隋
侯之珠國之珪也然用之彈雀曾不如泥
丸騏驥綠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
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
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
契鍬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
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
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
異夫未視之狗耳

劉向
新序

劍長人短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人甚薄
之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
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耳即與髡共飲酒

劉向
新序

罪劔非攻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
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
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
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
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
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

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抽其衣裘取戈劔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舉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

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
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
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
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
世若知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
世哉

墨子

去棊按劍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
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
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
嘗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琴操大弦

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
亂去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同
琴操大弦急爲清濁琴緊其弦則清
與大弦同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

深醇之愉者

醒音釋與下文舍
字並同愉音舒

政令也鈞

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

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
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
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
月而受相印

史記

舞劍還齊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薛而之薛與
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

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
歿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
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
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
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若是
者信反始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郊師

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

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

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此爲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嬰封

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旨封之

雖惡於後王吾獨

謂先王何

言無以告于先王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

爲二閔王太息

長出氣也

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姝不知客肯

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

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

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

強辭強猶固也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

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

之不爲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

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

樂患趣難者也

戰國策

靜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辭而之薛。與劑兒、辨俱留，無幾，何劑兒、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歛焉。」劑兒、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兒、辨行，至于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兒、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兒、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方爲太子之肯辯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顛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辯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

言靜郭君聽辯之言

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

至于薛昭陽以數倍

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

昭陽楚相也來其倍地易薛之

少辨勸云可也

靜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

劍筴

卷十六

辯

十九

翠樓草堂

二十九

王吾獨謂先王何乎

先王威王也見惡于後王先王其謂我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大息動

於顏色

動變也

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

乃一猶也

寡人少姝不知此

少小故不知此也

客肯

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言猶可也

劑兒鞞答曰

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

劍宣王自迎靜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靜郭

至因請相之

請以為相也

靜郭君辭不得已

而受

受為相也

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

呂氏春秋

喜劍

孟嘗君出行國

按行之行燕相它國故

至楚獻象床

象齒為床

郢之登徒

登徒楚官也

好色賦

直使

送之

直猶當也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

曰

戊音恤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一作標

賣妻

劍筴

卷十六

燕獻

平

翠山古堂

二十六

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珪
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
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
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所以皆致印於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
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出才
昔人曰英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
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割地而受象

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

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

閨

特立之臣
上圍下方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

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

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珪劔一

重言三喜
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

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

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

輸亦
送也郢

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珪劔孟嘗
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
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
得珪于外者疾入諫

戰國策

揭劔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驩並
表反

者貧乏不能自存

使人屬孟嘗君

屬囑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

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

之也食以艸具

艸不精也
具饌具也

居有頃倚柱彈

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鋏劍把也
欲與俱去

食無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

乘車
之客

于是乘其車揭其劍

集韻
揭舉

也擔

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待我
以客

後有頃

復彈其劔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
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曾總

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馮煖勤通財也

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

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

言梁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

是謂憤於憂

憤亂

也以憂思昏亂也

而性惛愚

惛當作憊集韻弱也

沉於國家

之事開臯于先生

得臯於煖自我啓之

先生不羞乃

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

約車治裘載券契而行之

券亦契別書辭以刀判其旁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悉來合券券徧合赴

凡券取者與者合收一貴則合驗之徧合

矣乃來

矯命

託言孟嘗君之命也

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民稱萬歲

祝孟嘗君

長驅到齊

行不留也

晨而

求見孟嘗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

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孟嘗君問也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

竊計君宮中積珍璠狗馬寶料廢美人充

下陳

陳猶也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

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

區之薛不捐愛子其民

拊循
摩也

因而賈利之

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

曰諾先生休矣

休息也
戰國策

晉劔緩楚人

管鼻之

魏人恐
即樓鼻

令翟强與秦事

鼻之不欲
故推之於

强謂魏王曰

鼻之
謂之

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劔而緩之楚

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鄆食

其傳注止息舍不是以舍之守衛之盛強

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強王貴臣

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

矣欲其重之必令與

劔擗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

齊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鼈
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
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
操鋤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
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
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弃之使人
有弃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

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戰國

犯劍咸陽宮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
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
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
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窺人子何敢
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毐思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

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

皇太后遷之于萑陽宮

一本作棧陽宮

下令曰敢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
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
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
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

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
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
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
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
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

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歿有國者不諱亡諱歿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劍策

卷十六

燕獻

七

翠幄堂

二十六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
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
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
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
自行迎太后萑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

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
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說苑

鄒陽書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羣臣
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
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
亦屢脫死如毫厘矣

漏月劍

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斂琴
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
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王如其言遂斬荆軻

燕丹子

劍喻客

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
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
旗對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
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
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
外廩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
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今取人則
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
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

史記

說劍歸漢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孰
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
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隨何說淮
南王曰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
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
以戰勝自勝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

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
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
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惵而相揅夫楚
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
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托于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
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
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
王曰請奉命

史記

舞劍請爲歌

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以劔起舞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
立苗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太
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史記

唐李白贊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
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升光陰虹
滅虛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

劔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方昌
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幸脫劔

爰益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忼慷兄子種數
諫之及徙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
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
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其計吳王

厚遇益

漢書

劔賤侯

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夫貴布衣一劔之任賤侯王之

位不智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于大王之手明白甚爲大王不取也

漢書

劔肉

上以東方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

三伏之日也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朔獨拔劔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
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
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細小也朔自比于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
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

君

漢書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借尚方斬馬劔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
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

軒前欄也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

夫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劓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輯與集同謂補合之

也旌表也

後漢書

後漢楊賜嘗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愛壻朱游欲得尚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後漢班固贊安昌貨殖朱雲作媿 梁
元帝諫爭篇贊朱雲折檻遂其倖直

鬻劍不斷髮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

正曰臣有三皐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
炎焰不能焦髮臣皐一也匣出佩劍日砥
礪不能斷髮臣皐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
觀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皐三也光武乃

皐黃門而釋正

謝承後漢書

陳劔害

靈帝元和初陽球爲司隸中常侍呂強清
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

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
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
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陛下不識
妄授茅上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
人重金兼紫交納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
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又前召
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
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斂膏脣拭舌
競欲咀嚼造作飛條回受誹謗致邕罪刑
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
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
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臣矣

劔起義兵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

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
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
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
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
備盡士也曹公甚器之蚤卒公與荀彧書
曰口志才亡後莫可計事者汝潁固多奇
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公

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劉備來奔以爲
豫州牧或謂公曰備有英雄志今不蚤圖
後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
起義兵爲兵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
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疇已
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
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公笑曰
君得之矣

魏志

恐劔

河間王慶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
密守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
王之先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
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蕙

歎事不同此江都荒

酒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
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

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
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
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雁以
運糧竟知何日正恐禍生七首爨發蕭牆
室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

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
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

非史

劔斷豕

唐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
武周愬而北走唐儉乃封府庫收兵甲以
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心存朝闕復
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
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

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
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勛恕一死仍除遂州
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烟閣貞
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
對曰嚮國威恩亦可望燕遂令儉馳傳至
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
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

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
從幸洛陽苑射孟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
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
馬搏之太宗拔劔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
馬上得之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
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

獵

舊唐書

金多
卷之二
二
詠劔

郭代公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
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之公上
珣劔篇云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飄淪古
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劔入椒殿

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朱全忠令左

龍武統軍朱友恭右軍統軍氏叔宗樞密
使蔣玄暉弒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
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
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
傑不羣全忠方專西討慮變起于中故害
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
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
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

夜一鼓蔣玄暉選龍武衛官吏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丈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中使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劔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

身亦爲其所殺。執何皇后將害之。
后求太子玄暉。玄暉以全忠止害。帝釋后。
而去。帝殛年三十八。舊唐書

鷓九劔

唐元和中，白居易撰新樂府五十篇，大抵皆以諷諭爲體，播于樂章，歌曲焉。中有鷓九劔一章，思決壅也。鷓九人名其辭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鷓九。鷓九鑄

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鍊騰精火
翻焰踴躍求爲莫邪劍劍成未試十餘年
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開匣長思用三尺
青蛇不肖蟠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
鷗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剗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
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蠶蟲昭蘇萌艸出